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連理樹記

上官守愚者，揚州江都人，為奎章閣授經郎時，居順天。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鄰。賈，柯敬仲友也，工詩善畫，家藏古琴三張，曰：「瓊瑤音」、「環佩音」、「蓬萊音」，皆敬仲所鑒定。守愚亦雅好吟詠，兼嗜綠綺，與賈交遊特厚。每休暇過從，詩酒琴棋，從容竟日。賈無嗣，止三女，嘗曰：「吾三女可比三琴。」遂取琴名名女焉。守愚子粹，甚清俊聰敏，生時人送《唐文粹》一部，故小字粹奴。年十歲，因遣就賈學，賈夫婦愛之如子，三女亦視之猶兄弟，呼為粹舍。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畫，深相愛重，賈妻戲之曰：「使蓬萊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。」歸以告，守愚曰：「吾意正然。」遣媒言議，各已許諾。粹二人亦私喜不勝。不期賈忽罷歸，姻事竟弗諧。後三年，守愚出為福州治中，始至，僦居民舍，得樓三楹，而對街一樓，尤清雅，問之，乃賈氏宅也。守愚即日往訪，則瓊瑤、環佩已適人，惟蓬萊在室，亦許婚林氏矣。粹聞之，怏怏殊甚！蓬萊雖為父母許他姓，然亦非其意也。知粹至，欲一會而無由，彼此時時凝立樓欄，相視不能發語。蓬萊一日，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，粹接視之，上畫緋桃，題一詩曰：

只好天台雲裡種，莫教移近俗人栽。

粹識其意，然靜而思之，彼業已定矣，莫如之何。亦畫梅花一枝，寫詩以復，詩曰：

玉蕊含春捏素羅，歲寒心事諒無他。

縱令肯作仙郎伴，其奈孤山處士何？

用彩繩係琴軫三枚，墜之，投還蓬萊。蓬萊展看有「孤山處士」之說，知其謂已訂盟森氏，表情不白，惟悶悶而已。未逾時，值上元節，閩俗放燈甚盛，男女縱觀。粹察賈氏宅眷必往，乃潛伺於其門。更深人靜，果有輿夫舁轎數乘而前，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，婢妾追隨，相續不絕。粹尾其後，過十餘街，度不得見，乃行吟轎傍曰：

天遣香街靜處逢，銀燈影裡見驚鴻。

彩輿亦似蓬山隔，鸞自西飛鶴自東。

蓬萊知其粹也，欲呼與語，放其所懷，而從者紛紜，不敢啟口。亦於轎中微吟曰：

莫向梅花怨薄情，梅花肯負歲寒盟！

調羹欲問真消息，已許風流宋廣平。

粹聽之，知其答已梅花之作，不覺感歎！歸坐樓中，念蓬萊之意雖堅，而林氏之聘，終不可改，乃賦《鳳分飛》曲以寄之曰：

梧桐凝露鮮飆起，五色瑯■夜新洗，

矯翮踰躑擬並棲，九苞文采如霞綺。

驚飛忽作丹山別，弄玉簫聲怨鳴咽。

咫尺秦台隔弱流，瑣窗繡戶空明月。

□掃尾儀朝陽，可憐相望不相將！

下謫塵寰伴凡鳥，不如交頸兩鴛鴦。

詩成，無便寄去，忽賈遣婢送荔枝一盤來，粹詭曰：「往在都下，與蓬萊同學，有書數冊未取，以此帖呈之，俾早送見還也。」婢不悟是詩，持去，遞與蓬萊，讀之，垂泣曰：「嗟乎！郎尚不餘諒也。」乃作《龍劍合》曲答之，示終身相從之意，寫以魚箋，密置《古文真寶》中，付婢綠荷曰：「粹舍取舊所讀詩，此是也，汝持去還之。」婢送粹所，揭之，中有箋爛然，知必詩也，題曰《龍劍合》曲，詞曰：

龍劍埋沒獄間久，巨靈晝衛鬼夜守，蛟螭藏，魍魎走，精光橫天氣射鬥。衝玄雲，發金鑰，至寶稀世有。奇姿爍人聲撼牖，鶉膏潤鏗鳳刻首。龍劍煌，新離房，靜垂流電舞飛霜，影含秋水刃拂■，團金寶珠裝。司空觀之識其良，懸諸玉帶間金章，紫燄煌煌明■，星折中台事豈常！逡巡莫敢住，一去墮渺茫。龍靈是龍精，瑩如鸞尾搖清冰，雄作萬里別，雌傷千古情，暫留塵埃匣，何日可合併？會當逐風雷，相尋入延平。純鉤在，縱然貴重非我匹。我匹久臥潭水雲，一雙遙憐兩地分。度山仍越壑，苦辛不可言，天遣雷煥兒，佩之大澤，鏗然一躍同駿奔，駭浪驚濤白晝昏，始知神物自有耦，千秋萬歲肯離群。

粹讀之曰：「清才麗句，無婦人女子萎之氣，宛然李青蓮之韻度也。是豈尋常庸碌者之配哉？」俄而閩中大疫，蓬萊所議林生竟死，賈夫婦知粹未婚，乃遣人報守愚求終好，守愚欣躍從之。六禮既備，親迎有期，花燭這夕，粹與蓬萊相見，不啻若仙降也，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，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。

粹詩曰：

海棠開處燕來時，折得東風第一枝。

鴛枕且酬交頸願，魚箋莫賦斷腸詞。

桃花染帕春先逗，柳葉舒黃畫未遲。

不用同心雙結帶，新人原是舊相知。

蓬萊詩曰：

與君相見即相憐，有分終須到底圓。

舊女婿為新女婿，惡姻緣化好姻緣。

秋波淺淺銀燈下，春筍纖纖玉鏡前。

天遣赤繩先繫足，從今喚作並頭蓮。

蓬萊自入上官之門，孝事舅姑，恭順夫子，一家內外，罔不稱賢。暇則與粹唱和詩詞，娛情琴畫。平生所作，編成一集，粹題之曰《絮雪稿》，且為序於首簡。詩與序多不錄，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：

閨怨

露顆珠團團，冰肌玉釧寒。杏梁棲只燕，菱鏡掩孤鸞。殘樹枯黃遍，圓荷濕翠乾。繡奩生畫色，窗下還愁看。

白苧詞二首

茜裙紫袖映猩紅，飛絮輕■桃花風。緩歌白苧捧玉盅，嬌音芳韻繞簾櫳，梁塵飛墮雲凝空。秋波回目蛾掃黛，餘聲悠揚歌還在。歌當細聽杯當再，綠鬢朱顏能久待！

響如蒼玉觸鳴璫，蹁躑錦袖紅地衣，回風激雪當世稀。翻身按節疾如飛，香塵蒙蒙發委墜。玳筵夜靜紗燈晦，鮫綃濕透胭脂淚。

春曉曲

芳池冰影薄，曲檻鳥聲嬌。鸞鏡紅綿冷，蛾眉翠黛消。冶容舒嫩萼，幽思結柔條。纖指收花露，輕將雪粉調。

秋夜曲

幽蘭露華重，羅幌涼風動。木匣掩香紈，繡衾誰與共？螢影度疏簾，獸爐鼻鼻煙。銀芳燄滅，自脫翠花鈿。

詠蝶

薄翅凝香粉，新衣染媚黃。

風流誰得似？兩兩宿花房。

謝大姊惠鞋

蓮瓣娟娟遠寄將，繡羅猶帶指尖香。

弓彎著上無行處，獨立花陰看雁行。

詠並蒂荔枝

植物生聯蒂，應知造化成。

深閨憔悴質，見爾重含情！

園中詠菜

滿園綠纖纖，芳苗雨後添。

惟應窮措大，咬得寸根甜。

粹時才名藉甚，當道有欲薦之者，蓬萊苦口止之曰：「今風塵道梗，望都下如在天上，君豈可舍父母之養，而遠赴功名之途乎？獨不見王儒仲妻之言曰：令狐子伯之貴，孰與君之高哉？」粹然之，亦無意於出，乃以親老辭。次年，治中物故。又明年，為至正壬寅，閩城為盜所據，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，粹亦挈家遁。盜蹤跡得之，盡戕其一門，留蓬萊一人不殺，將以為妻。蓬萊知不免，給盜曰：「我一家盡死，無所於歸，將軍縱舍我，我亦何以為生乎？願事將軍終身，乞埋其故夫，然後相從未晚也。」盜喜從之，同至屍所，拔佩刀為掘一坑，掘訖，植刀於地，坐於旁曰：「吾倦矣！吾倦矣！」目蓬萊，使取刀抄土掩之。蓬萊即舉刀自刎曰：「死作一處，無恨也。」盜遽起奪刀，已絕咽矣。盜怒曰：「汝死則死，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。」遂埋蓬萊二十步外，使兩塚相望。其年，燕只普化為福建行省平章，乃集諸縣民兵克城，民方復業。又數年，有同避寇者，始備說蓬萊事。平章遣人視之，將以禮改葬；至則兩墓之上，各生一樹相向，枝連柯抱，糾結不可解。使者歸報，平章親往視之，果不謬。乃不敢發，但加修葺，仍設奠祭焉。人呼為連理塚樹，閩人至今稱之不絕。